

中国跨世纪
全新小说精品库

新都市小说

爱又如何



作家出版社



90130805

爱又如何

新都市·新市民小说



I247.7
1065

I247.7
1065

SB083/05

作家出版社

④ y
w3

京新登字第 1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又如何/文平编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5. 5
ISBN 7-5063-0915-7

I. 爱… II. 文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8161 号

爱又如何

主编: 文 平

责任编辑: 高 新

装帧设计: 阿 夏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 电话: 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 唐山市胶印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310 千

印张: 13.5

版次: 199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

ISBN 7-5063-0915-7/I · 906

定价: 14.2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

李国文

小说，说到底，是属于市民阶层的休闲物品。

读小说，或是听小说，第一得有闲，第二得有钱，而具备这“闲”和“钱”者，在中国，非市民莫属。正因为有了足够富裕的时间，和足够富裕的金钱，即或文化不高，识字不多，也照样能够欣赏小说。这就是陆游诗《小舟游近村，舍舟步归》里所写的：“斜阳古柳赵家庄，负鼓盲翁正作场，死后是非谁管得？满村听说蔡中郎”那幅听小说的速写画面了。这当然也是和我们历史上印刷业的不发达，传媒业的不普及，教育之欠缺，文盲之众多分不开的。所以，过去或现在，在中国小说的传播途径，除了印刷物外，以话本，或是后来的说书、弹词、演唱的口头文学形式，传递给读者和听众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。若无市民阶层的这种文化需求，中国小说也无历史上的和今日的繁荣。

陆游笔下的这个赵家庄，显然是农村中的较大较老的集镇，第一能有卖艺的说唱艺人来此谋生，第二能有望在那里耐心听书的观众。那些也是陆游《四时田园杂兴》诗里所写，“昼出耘田夜绩麻，村庄儿女各当家，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

瓜”的庄稼人，是不可能有这么“闲”心和这闲“钱”来用耳朵欣赏小说的。可以想象，斜阳夕照，古柳摇曳，盲翁作秀，听众拥挤，是怎样一个情景交融的场面了。由此可见小说和市民阶层的关系，是何等密切了。

其实，溯本追源，老祖宗也是这样诠释小说的。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说：“小说家之流，盖出于稗官，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者所造也。孔子曰：‘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，致远恐泥。是以君子弗为也。’然亦不灭也。间里小知者之所及，亦使缀而不忘。如或一言可采，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。”

这大概也是在中国，首次在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中出现“小说”二字。从此，就有了小说和小说家这样的说法。从班固的这段话里，我们知道小说的最基本的特点，便是“街头巷语，道听途说”。因此，具有小说之能够产生、发展的外部环境，则必须是人群相对密集的地区，也就是城市和集镇，最起码的条件，便得有街和巷，有道和途，否则，无街无巷，小说不能出现，无道无途，小说也不能传播。这“街头巷语，道听途说”八个字，也就决定了中国小说的市民属性。

可以想象，这是在奴隶社会出现最早的商品交换以后的事情了，贸易形成集市，集市变为城镇，于是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，脱离土地。这样，市民阶层便在城镇中出现，于是，供市民阶层的各类消费也随之而来。小说，正是由于这些市民有“闲”有“钱”以后的需求，应运而生。便有“间里小知”和那些“刍蕘狂夫”，也就是小说家了，开始制造各式各样的小说，写历史的曰“演义”，写社会生活的曰“话本”或“拟话本”，更有“银字儿”、“说公案”、“铁骑儿”等不同类别的差别，以供市民之需。所以，不管古代，还是现代，小说影响波及的最大

范围，是在城镇，小说的绝大多数读者，是市民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
因为那些吃饱了饭的，需要帮助消化；闲得无聊的，需要消磨时间；心绪不佳者，需要宣泄排解；踌躇满志者，需要欢乐开怀的市民们，他们需要小说，小说便逐步发展，成了市民的精神食粮。

市民，特别是小市民，这是很特殊层面的一群，很难用经济的，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认识。尤其是大城市里的小市民，既是一股涌动的力量，也是一种可怕的堕性。每一个细胞都有逃遁出这个整体的企图，无法实现以后，也能迅速找到乐在其中的理由。会对比他强的人嫉妒得心痒难禁，也会对比他不如的人，莫落耻笑而由此获得慰藉。这等人，永不满足又永远满足，有吞吃一头大象的欲望，而无捉拿一只耗子的决心。拜金主义和对权势的慑服，使得某一部分神经特别发达和敏感，但对庸俗，卑劣，堕落和无耻，又往往显得麻木和习以为常。一个个活得既开心，也不很开心，似乎痛苦，又并不十分痛苦。

他们经常幻想上帝给他笑脸而不得，胆子特别小，野心又格外容易膨胀，自怜自虐，又自作多情。所以，那些编织出来的公子落难，小姐多情，后花园私订终身，上京赶考，状元及第，衣锦还乡的故事，还有苦尽甘来的大团圆故事，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故事，穷书生的黄金屋故事，最能给他们以满足了。所以文学史上那么多小说，能够弦歌不绝地传诵，就因为这些玫瑰色的梦，给他们带来心灵上的慰藉。虽然这些梦在生活里，终于还是要幻灭的，于是那些读过的许多市民小说，便成了他们无法兑现梦的精神寄托。这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小说市场的供求情况，市民需要这类小说，小说家便炮制这类小说，这也是

文学史上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小说，淹没在无数才子佳人庸俗作品里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所以，新的市民小说，怎样跳出这种万变不离其宗的模式，不迁就那些小市民荒唐的白日梦，而将笔触去碰那活生生的社会，这便是新一代的“间里小知”者和“乌菟狂夫”的任务了。

这条路很长很长，所谓“任重而道远”，那就“骑驴看账本，走着瞧”吧！

目 录

李国文·序	1
李治邦·天堂鸟	2
林 白·致命的飞翔	35
张 欣·爱又如何	74
陈建功·前 科	132
梁晓声·翟子卿	197
池 莉·绿水长流	248
陈 染·凡墙都是门	306
述 平·某	337

李治邦

1953年出生，祖籍河北省安平县人。现为天津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，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会员。

1980年起开始发表作品，已近二百万字。其中：中篇小说《天堂鸟》、《成熟》、《绿色英雄》在《中篇小说选刊》选载；短篇小说《关于我爹和鸟》、《在特使大街上》等被《小说月报》选载。长篇小说《幽生孤独》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短篇小说《关于我爹和鸟》获天津优秀短篇小说奖，中篇小说《幽弦》被安徽文艺出版社选入“优秀中篇小说集”。

天堂鸟

李治邦

海新在广告公司忙了一整天，快下班时，突然神差鬼使，给在珠海的方红打了个电话。对方说：“方红已经有好几天没上班了。”海新懵了，忙说：“不可能！昨晚我还跟她通电话呢！”对方回答很不耐烦：“对不起，那我就知道了。”说完，啪，把电话就撂下了。海新一下子丢了魂，也怔怔地瞪着眼睛，惹得周围的人摸不清海新发生了什么事，直到了经理走过来，拍了拍海新的肩膀，才把他拍回现实：“自打方红走后，你就没安生过。没劲，你现在在大小是个人物，在广告界跺一下脚也四处乱颤悠了，戳起来也是条汉子，怎么沾了你的方红就见傻呢？”海新没头没脑地喊着：“她为什么骗我！说天天上班，忙得要死，抽不出工夫给我打电话，可倒好，她已经好几天没上班了！”丁经理坐在海新的桌对面，瞅了瞅周围的人，低声说：“咱们虽然是朋友，可在公司，我是经理，你是创意室的主任，彼此都

给个面子。你上着班，扯着嗓门儿打私人长途电话，而且理直气壮，我都站在你跟前了，你那还旁若无人，以后你我还怎么说别人？”海新站起来就往外走：“我挣你挣的钱，小数点儿以后第八位的数，都够支付全公司的电话费了！”

春天的风刮在脸上，刺痒痒的，煽出一种浮躁。

海新蹬着自行车，两条腿像灌了铅。家，这对于新婚不久的男人来说就如同鸟的暖巢。每个男人回家时都有归巢意识，憧憬着夫妻的温馨，可能是拥抱，或者几碟小菜，一杯热酒，还有能灌满全屋的贴己话。可现在等待他的却是空荡荡两间房子，推开门毫无生气，关上门，也跟死囚一样。海新路过自己亲手设计的广告城，夜帐子漫了上来，整个广告城五光十色，明与暗，虚与实，远与近，动与静，构成一个多彩的世界。他放纵地把自己沉浸在这霓虹般的灯界里，让浮躁宣泄出来。

回到家，海新打开音响，听那首排箫曲《天堂鸟》。瞬间那荡涤人心灵的乐符便在屋里蹦来蹦去，他蜷在沙发上，像一只疲倦的猫。这盘磁带还是方红临上珠海前买的，说排箫曲特别有魅力，能让你哭，而且哭得很深刻。然后，方红把海新拥在怀里，用一只手抚摸着海新的脊梁，另一只手拧开音响，于是满屋子飞着天堂鸟。海新撩开方红散下的长发，看见她那明亮亮的眸子，火烫烫的嘴唇。当两个人随着天堂鸟飞累的时候，方红真的哭了，她说，我走后，你想我的时候，就听这盘《天堂鸟》。

磁带放到了头，屋里一片死静。海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他摸了摸脸颊，感到有些凉，原来是掉泪了。

一夜，方红没来电话。最使海新沮丧的是，他只知道方红的公司电话，而不知道她住处的电话。她去珠海一年多了，海

新多少次催她告诉住处的电话，她总是回答，住处搬来换去的没办法，等住处固定了，再说吧。所以，海新只得被动接她的电话，不知道她从哪打来，也可能是饭店，也可能是街道上的电话亭，甚至有一次是在友家的厕所里，利用人家的挂式电话偷偷打的。

方红一夜没来电话，海新也一夜没合眼。

方红走进大学的时候，海新正在写毕业论文。方红是学哲学的，海新是学建筑的，两人本来风马牛不相及，而且性格更是南辕北辙。方红外表如火，总烤着别人，让男人有一种烧焦的感觉。而海新则常憋囚自己，很少向别人表达内心的东西，他高兴起来是大孩子，而烦闷的时候是个蹒跚老人。方红进大学起就追寻猎物，急于填补处女爱。没多久，在饭堂吃饭时，两人坐在一桌，海新对桌上的同学讲北京香山饭店的建筑风格，黑白的对比，怎样与香山衬映。方红盯住了海新，有一种新鲜的冲动震了一下她的心，她还没有感觉透，就猛地逮住了海新。饭没吃完，海新就被烧得晕晕乎乎，走出饭堂没几步，方红那纤细的手臂就挽住了海新的后腰。

太阳在春天里显得大，而且红，像一个熟透的桔子。

走进广告公司，海新迷迷瞪瞪地就被丁经理拽到一边：“海新，你这个服装电视广告创意出来了么？人家客户正在你办公室里堵你呢？”海新耷着脸，他还记着昨天丁经理那句伤他的话，海新的自尊心跟弹簧一样，谁碰一下，就蹦得好高。丁经理摸他的脉，一摸一准，脸上绽满了笑漪：“昨天全怨我，你视方红如生命。我这满脸子全是钱了，你那生命的东西太少了。可眼下这客户大眼小眼地瞅着咱，你把你那生命先摆一摆，公司可

指着你扛招牌呢！”海新没理他，匆匆走进他的房间。

二

整整一个礼拜，方红是泥牛入海无消息，海新天天恍惚在梦中。服装广告的创意虽然客户通过了，可拍摄的时间因为海新已经拖了几天。丁经理对海新硬也不是软也不是，急得满嘴起了一层小白泡，以至于他在走廊里来回乱走，吼着：“方红，你他妈不是个玩艺！”海新抽冷子过来，红着眼丝，瞪着丁经理，丁经理立马溜走了。

当年，方红大学毕业，她和海新的爱情到了结果时候，便指名道姓要到海新的广告公司来。起初海新犹豫，经不住方红的煽情：“广告公司是当代知识女性驰骋天地的地方！”无奈海新几次领着她到丁经理家，苦口婆心，就差给丁经理跪下了，丁经理都断然拒绝：“广告公司不要讲哲学的！”方红也不示弱：“你要辩证地看人！”丁经理突然冷笑：“我会魔术地看人！”海新只好出下策，以走来要挟丁经理，丁经理才点头同意方红进来，他对海新拍拍肩膀：“你这人呀，对谁交往都从不留心眼，不留后路，真诚得要命，执著得要死。告你，这男人是披着狼皮的羊，这女人是披着羊皮的狼，懂吗？我担心你被这个女人给弄魔症喽！”海新却不以为然：“她爱我刻骨铭心。”丁经理叹口气：“女人一旦得到，就变着法地想改变你，异化你，利用你。”海新听不进去，扭脸走了。

春寒，刚开冻的湖水又结上一层薄冰，让太阳一照，亮晶晶的，如镶上了白玉石，把整个城市装饰得豪华起来。

海新出门就被冻了回来，又套上一件皮夹克，他下意识地想起方红。那天，他和方红去北京，被寒流困在那里。方红怕

海新感冒了，便拉着他到西单商场买了这件皮夹克，当场让他穿好，顿时海新周身暖融融的。海新穿上皮夹克，就如同方红用她的身体满满当当地抱住了他，女人的温馨漫了上来。海新不敢多想，骑上自行车，往电影厂的摄影棚蹬去。当他路过那一片湖时，太阳被寒气吸得只剩下一团红球，于是，白玉石的冰面上，嵌着一粒玛瑙般的亮点，玲珑剔透，把他看惊呆了，只觉得自己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，几天来被方红所牵扯的情绪释放了出来。

走进摄影棚，海新看见几个女孩子正站在灯光下试服装，蒙了彩片的灯光罩出一种风情，给女孩子们也朦胧了美丽。那西洋红、深浅棕、土黄、青莲紫、酒红、黑等流行颜色使得棚里笼满了魅力。舞美师在天幕上装饰了个太阳，显得挺逼真。丁经理凑了过来：“海新，怎么样？”海新皱皱眉：“这谁让来这么多人的？”丁经理压低了声音：“是客户的意思。海新，大框架还是你的，就这么拍吧。反正客户满意就行。”海新沉着脸，朝远处的客户摆摆手，客户跑到近前，是服装厂的厂长。海新指着那帮女孩子：“不是创意要宣传你们太阳牌服装的影响吗？叫这么多漂亮的女孩子来，观众都盯着她们的脸蛋儿了，谁还顾太阳牌儿的广告啊？”服装厂厂长眨眨眼：“大部分是我们厂出类拔萃的，不也显示出我们厂职工的风采吗。”海新叉着腰：“我创意这个广告，是突出你们的太阳牌！太阳牌打响了，就算我成功了，你也赚钱了。要宣传你们厂职工的风采，那是另一个广告的事。”服装厂厂长尴尬了半天，看看丁经理，丁经理刚要张嘴，海新一扬手：“广告创意砸了，我赔偿经济损失！”

海新走到现场导演旁边：“就按照我的创意拍。”他扫了一眼那帮女孩子，“哪个是你请来的模特？”导演朝角落喊了几声：

“于歌！”有人答应着，一个高个的姑娘移入海新的视线，她穿着一身牛仔服，束着一颗被时光淡忘了但却很美丽的大辫子，光洁白皙的脸挂着羞涩，有种若即若离、朦胧莫测的美感，既能给每个男人留下浪漫的联想，又能产生某种焦虑。她神态疲劳，对周围的一切又漫不经心，这使海新从她那份懈怠和安详中捕捉到灵感。于歌没看海新，低着头。海新对另一个穿黑上衣、酒红浅格短裙的女孩儿说：“把衣服脱下来，给于歌。”女孩儿不情愿，海新瞪着眼：“你快点呀！”

整整拍了一天，在场的人都满意了，唯有海新像泥塑一样没有任何表情。

服装厂厂长绷着脸，对丁经理不满地：“这挺好的了，他还折腾什么！我满意了，给你掏钱就是了。”

丁经理笑笑，然后阴着眼睛过去，对现场导演挥挥手：“就这样吧，收机。”

周围的人都松了口气，顿时棚里乱糟糟的。

忽然，海新兴奋地对现场导演大声喊道：“把机器拉到湖边，抢落日的景，越快越好！”说罢，他拉着于歌就往外跑，把所有的人弄得懵懵懂懂。

一轮硕大的夕阳，旁边镶上金轮，洋溢着贵族气派。湖面上一片色彩，冷流未散，暖意又侵入，使得紫气微微，七色升腾。于歌一个充满诱惑的背影，那长辫子已经散开，黑瀑布泻下来，随着款款的脚步，摇出了万种风情。她朝落日走去，黑上衣映温柔了，酒红的短裙衬优雅了，她蓦然回首，灿烂的一笑，广告歌曲响起：“披上太阳这美丽的霓裳！”

现场导演激动地差点儿晕过去，忘了喊停机。

在场的人醒过味儿，拼命地鼓掌。

服装厂厂长看傻了，丁经理揉几下，才把他从仙境里拽到陆地上。厂长猛地把手一挥：“海新有功，于歌也大放光彩，所有人都陪着，去喜来登饭店，我请客！”

丁经理也喜气洋洋，喊着：“海新呢！海新呢！”

海新这时，早骑着自行车，晃晃荡荡地走了。

三

半夜，海新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，他第一个反应是方红打来的，忙抄起话筒：“你出什么事啦？！害得我天天跟行尸走肉一样……”

果然是方红，她在那头格格地笑着，像撞响了无数粒银铃，“你能想象得到吗，我去了趟澳门，痛快地玩了几天，居然赌了一次，而且赢啦！喂，我给你买了件打褶衬衣，很考究，你穿上，最能说明个性和品位的价值……”

海新的喉咙很酸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没事……”

“你还听《天堂鸟》吗？”

海新摁了下键子，天堂鸟慢慢地飞，翅膀艰难地抖动着：“方红，我想你……”

方红在那头突然哽咽着：“海新，坦率地说，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常想离开你，因为我太熟悉你了，我是个爱新鲜的人。离开你到珠海，正是怕失去你。现在，我很孤独，我那一团生命的火好像要熄灭……”

“方红，回来吧？”

天堂鸟的音符消失了，屋里顿时没有了生机。

“不，如果我这么回去了，就说明我被这个时代淘汰，就羞耻了我方红的名字。我要把自己焊在这个时代，别人有的我得有，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，我要让珠海每十个人，就有八个知道我方红！”

“你离开了公司？”

“我现在正找工作，你能不能再给我电汇三千块钱来？”

“汇哪呀？”

“汇我朋友那，你记下地址……”方红熟练地说出地址，“别担心我，可能到老的时候，再回顾现在发生的一切，只不过是小小的浪花，吐沫一笑的事儿。”方红的口气瞬间又变得自信起来，一副颐指气使的神气。

海新觉得浑身发紧，那一颗心在被刀割，天堂鸟的翅膀也在滴血。几天来，他冥思苦想的方红，从打电话起，就一直在讲自己，而没问过他一句。

“海新，我是借的电话，放了啊。”

电话的盲音，嘟，嘟，嘟，像天堂鸟在空中嘶鸣，短促而又悲愤。海新就这么举着话筒，权把那盲音，当作是方红的呼唤。

方红调进广告公司以后，丁经理把她安排到海新的创意室里，明确让她照顾海新。起初，方红果真对海新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他说渴了，她摘下背着的热水壶，递了过来，他说累了，她扶他躺下，大热的天，在一旁轻轻扇扇子。丁经理感叹地对海新说：“我爱人是搞化学的，点火就着，还是搞哲学的好啊，能辩证地爱你。”可好景不常，方红不甘心寂寞，开始参与海新的创意，而且总和海新相左。那次发生冲突是因为给一家客户创意领带的电视广告，海新忽发奇想，他设计一位年轻的母亲俯身给漂亮的小男孩儿系红领巾，镜头变换，一位贤淑的妻子给